永恒的信仰之光

——汉调二黄现代戏《一位母亲的遗言》编剧创作手记

杨军

7月2日至3日，2025年“廉洁文化三秦行”巡演活动走进安康，由省纪委监委、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指导策划的汉调二黄剧《一位母亲的遗言》在安康剧院精彩上演。这部历时两年打造、入选陕西省重点创作扶持剧目，以旬阳真实革命历史事件为创作蓝本，通过母子亲情与革命理想的交织，讲述了主人公李兆众从一个热血青年成长为“宁死不屈、舍生取义”的革命战士的光荣历程。

这部剧不是一次简单的历史回望，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信仰对话——当非遗戏曲遇见红色记忆，当传统艺术碰撞革命精神，“李兆众”的舞台，不仅复活了一位烈士的铮铮铁骨，更叩击着当代观众的心灵：何为信仰？何谓传承？本人从编剧角度，谈谈这部剧的创作，以飨读者。

山乡记忆：民间叙事中的精神火种

我的家乡在旬阳市甘溪镇一个偏僻的山沟，当城里孩子在公园里尽情嬉戏时，我们在山间放牛拾柴；城里孩子还分不清麦子和韭菜时，我们学会了韭菜鸡蛋烙饼子；城里孩子在图书馆里博览群书时，我们在月光下听长辈们吹牛打广子……虽然相对艰苦和落后，但令我欣喜若狂的莫过于听母亲讲“算黄算割”“错剁一刀”鸟儿昼夜鸣叫的勤劳与道德故事；听父亲讲王莽追刘秀的卑劣、杨家将的忠烈；听爷爷唱“郭巨埋儿天赐金”的二十四孝，“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的悲壮。

也就是在那时，我听见了革命英烈李兆众的英雄故事。父辈们讲：李兆众烈士在原甘溪镇甘岭小学教过书，从事革命工作后，遭叛徒出卖，被反动派抓住后，在他的背上捆着一个汽油箱，点燃后游街，逼迫他说出其他地下党员，他宁死不屈，最终慷慨就义。

那时候，这个故事就在我心里留下了许多的问号，什么是共产党员？反动派为什么要残忍地迫害共产党员？

这些口口相传的故事，是我儿时最珍贵的精神食粮。就像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盗火，长辈们用这些故事点燃了我认知世界的火种。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些民间叙事滋养了我们的想象力，塑造了最初的价值判断，成为扎根在记忆深处的文化基因。

我本是一名乡村教师，辗转多处成为一名群文工作者，2015年从上海戏剧学院学习回来以后，一直梦想着以李兆众先烈为主人公创作一部红色革命历史题材的戏剧作品，要让这一英雄人物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将他的事迹搬上舞台，感召新时代的共产党员。但又不敢碰触，总怕塑造不好先烈的英雄形象。

直到2021年，时至建党100周年，李兆众烈士壮烈牺牲80周年，在旬阳市原文化局局长、文联主席刘景才的鼓励下，终于鼓起勇气开始创作这部大戏。以前因为曾创作过普法大戏、民歌剧《“村官”巧断家务事》等，全省已经演了70余场次，有过多次愉快的合作。此次数易其稿后，汉调二黄剧《一位母亲的遗言》获陕西省2021年度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2023年度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后在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一级导演张光明的精心编导下，以及全体剧组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和大家见面。

血色经纬：烈士事迹的双重解码

旬阳市，有着悠久而光荣的革命历史，是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1932年冬，红三军贺龙部队从旬阳经过，播下了革命火种。1938年夏，旬阳建立了最早的党支部，1939年春，在中共安康地委书记刘文彬的指导下，成立了中共旬阳县工作委员会。县工委成立后，通过宣传我党团结抗战的主张，一年时间发展地下共产党员50多人。在上级党委的关怀下，旬阳工委陆续输送12名党员赴省委及延安抗大学习。

1940年秋，李兆众从延安学习回旬，积极开展地下活动，在白色恐怖的反复施压下，筹建武装暴动组织，准备夺取国民党旬阳县政府的武装枪支，之后拉往陕北。由于叛徒泄密，1941年2月19日（农历正月二十四），李兆众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入狱。国民党旬阳县县长施德广对暴动组织及地下党员进行了血腥镇压，17名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惨遭杀害，酿成震惊西北的“旬阳惨案”。

我通过对革命先烈李兆众英雄事迹的描写，再现革命先烈宁死不屈、舍生取义，誓死保护革命战友，保守党的秘密的坚定意志，再现革命先烈不忘初心，牢记誓言，为广大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而牺牲自我的奉献精神，再集中展现共产党员“为有牺牲多壮志”的精神品格。在缅怀和致敬革命先烈的同时，讲好安康故事，唱响汉水儿女爱党、爱国、爱人民的铮铮誓言。

这部戏我以毛金环的回忆作为叙事主线，病危时嘱咐儿子一定要找到父亲是共产党员的证明材料，这是母亲对儿子要忠于革命忠于党的最后嘱托，也是遗愿，更是革命精神传承的期望。剧中通过为教员讨薪，展现出李兆众甘愿为同事出头露面、两肋插刀的豪情。通过表面应付当局在报社当管理员，而实则以宣传抗战、团结人民、打击敌人为主要工作，展现出李兆众的智慧和胆识。剧中没有为毛金环设置过多的情景，其实我想传递一种更为伟大精神，那就是在革命时期乃至于今天，那些为了革命的成功和党的事业，一直在背后默默奉献的无数无名英雄，他们坚守初心，无私奉献，不计得失同样值得我们铭记和歌颂。

创作经纬：从山野传说到舞台重生

从党史中了解到，李兆众家庭条件优越，家族中有不少在国民党当局中为官的亲属，如果他随波逐流一定会受到当局重用，他没有。他从上旬阳简易师范时就接受到进步思想，埋下了革命火种。从延安学习归来后，为了体恤民情、发展壮大革命队伍，选择了和贫苦百姓一起淘金。暴动失败后，他本来可以逃走，而他为了最大限度保护党组织和其他同志，毅然放弃，直到被抓。当他被国民党当局悬挂在灵岩寺大雄宝殿的大厅内，用烈火烧烤身体，他守口如瓶，最终惨遭迫害，献出了24岁的宝贵生命。

资料记载中的毛金环是位识字不多的农村女子，但她识大体、顾大局，是李兆众的坚强后盾，她一直默默地操持家里家外。剧中设计了李兆众的革命追随者段巧凤，进一步地考验了李兆众与毛金环的夫妻感情，更加丰富了毛金环的女性形象。

剧中以毛金环向儿子讲述李兆众一生为主线，讲解中时而回到当年革命场景，时而回到现实生活。第四场流浪邂逅，生活化的场景，既展现了革命者的浪漫情怀，又为后续的悲剧结局埋下伏笔。全剧通过意向化的表达，增加戏剧的带入感，为观众营造更好的观剧感受。

段巧凤体现出青年女性的思想解放，吴队长代表了唯利是图的反动派，尤贵林代表了游离在革命边缘的叛徒分子，穆青代表了我们党内的有志青年，李老桩代表了扎根基层的地下工作者，树根代表了未来党的革命战士，诸明祥、曹帮杰代表着穷苦百姓的觉醒，他们的群像唱段构成革命力量的复调呈现。剧中张导采用虚实相生的导演手法，保安大队队身披黑袍，头戴黑色面具，营造出一种恐惧的气氛，完美地展现出了当局的白色恐怖。

舞台炼金：非遗剧种的破壁实验

这部大戏的声腔以国家级非遗项目汉调二黄为主要元素，声腔的情感表达与革命历史题材现代戏的厚重形成了有机融合，让观众获得丰富而深刻的精神情感体验。特别是将地方民歌小调等独具特色的民间音乐，融入到戏剧声腔中，让戏剧作品音乐样式更加丰富多彩。

舞台展现上，融入了旬阳市的社火元素，使之与白色恐怖形成鲜明的对比，进一步营造出紧张的戏剧氛围。淘金舞蹈的呈现，展现出陕南儿女奋勇拼搏、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结尾祭奠舞蹈的呈现，是革命精神的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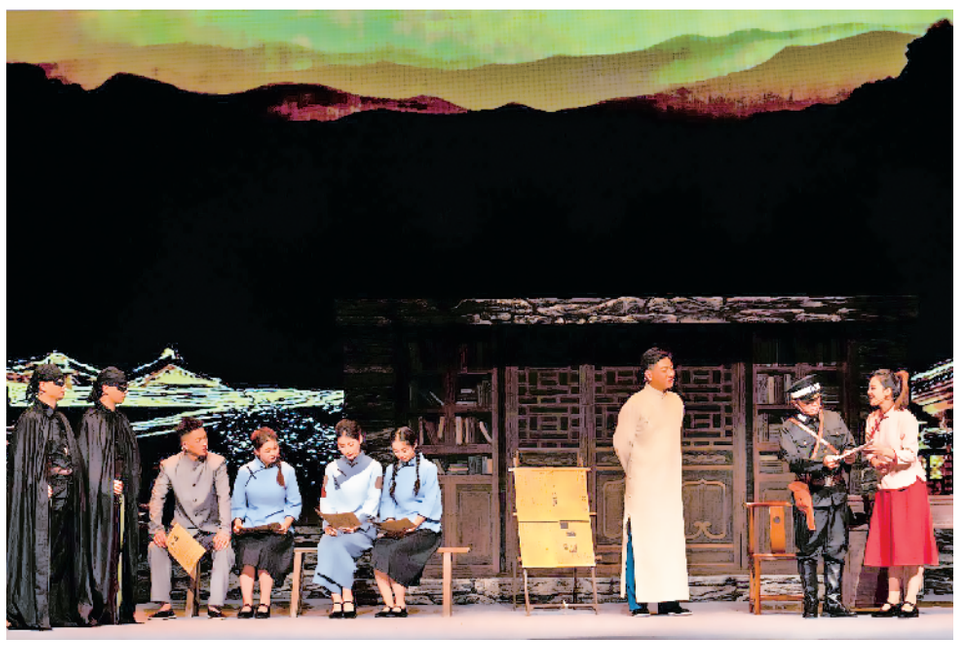
这部剧还创新性地采用了背景大屏与写意实景相结合的呈现方式。舞台后方巨大的LED屏动态展现陕南特有的青山叠翠、汉水蜿蜒的秀美风光，既真实还原了秦巴山区的自然风貌，又赋予其传统山水画的意境美。台前则运用拼接化实景装置，如李兆众家客厅背景、大众阅报室背景等，通过极简的视觉符号唤起观众对地域特色的联想。这样不仅大幅降低了传统布景的运输和搭建成本，更通过数字化控制实现了秒级场景切换，使革命叙事在时空流转中保持流畅的戏剧节奏，让红色精神在青山绿水的诗意烘托下更显崇高。

舞台灯光通过明暗对比、色彩变化和动态效果，营造出强烈的戏剧张力和历史氛围。灯光设计以红色为主基调，象征革命热情与牺牲精神，辅以冷色调表现斗争的严峻性。聚光灯精准聚焦关键人物，追光强化英雄人物的高光时刻，而暗场处理则烘托紧张局势。通过光影的层次变化，灯光不仅勾勒出时空转换，更成为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将革命历史的壮阔画卷生动呈现在观众面前。

角色密码：英雄叙事的微观解剖

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李兆众等革命先烈对信仰的坚守，尤能引发青年群体关于生命价值的思考。24岁的李兆众放弃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全身心投入革命，放弃逃跑机会，抛头颅洒热血，至死不渝，坚定理想信念。我们特别强化了李兆众教员身份与革命者身份的双重性，突出知识分子的家国担当，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艺术熏陶中感悟信仰的力量和廉洁奉公的崇高精神，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剧中通过毛金环回忆视角展现李兆众的革命生涯，因奸人陷害李兆众是“旬阳惨案”告密者，毛金环病危时嘱托儿子一定要找到父亲革命的证据，这既是母亲对儿子李文豪的精神托付，更象征着革命薪火代代相传。通过“讨薪、办学、抗捐、暴动”等戏剧情节，展现李兆众从维护教师权益，到唤醒民众，最终为党和人民献身的信仰升华过程。将“舍生取义”的传统义利观，转化为共产党员“组织重于生命”的现代政治伦理。剧中毛金环要求儿子“还你爹一个清白”嘱托，与广大党员干部清白做人、廉洁奉公、坚定信念等“政治生命”的概念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



保安团突击检查阅报室。 高久功 卢苇子 摄

李兆众带领百姓淘金抗捐。 牛华 摄

文化新知

勿以长短论短长

刘丰歌

在文学的广袤天地里，散文以其自由灵动的特质，与小说、诗歌平分秋色，成为文学百花园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相较于小说的虚构叙事与诗歌的韵律凝练，散文如同自由生长的藤蔓，既可在方寸之间勾勒细腻情思，也能在宏阔天地间铺陈思想长卷。长短之间，蕴含着无尽的奥秘与魅力，也引发诸多关于散文创作篇幅的思考。

当下，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有人在报刊和网络平台发文呼吁散文要写短，仿佛只有短，才能写好散文，如果篇幅一长，在他们眼里散文就变了味，就成了“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与此同时，也有部分作家对短散文不屑一顾，认为短散文大都是些家长里短、风花雪月的鸡汤文字，难出扛鼎之作，难登大雅之堂。只有长篇散文才能构筑起散文领域的“高楼大厦”。

笔者以为，这两种观点都有以偏概全之嫌，散文的生命力在于其内在品质与表达深度，而非外在篇幅的尺规丈量。“长”与“短”本就是相对模糊的概念，没必要在字数上锱铢必较。正所谓：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只要作品质量好，能达到抒情、言志、载道的功能，引起读者阅读兴趣和情感共鸣即可。若人为设限，必将扼杀散文的多样性与创造力，限制散文的发展。

回望散文长廊，经典之作从未受篇幅所囿。自古至今，短散文多有经典之作，如贾谊《过秦论》的深邃史论、韩愈《师说》的雄辩气势、刘禹锡《陋室铭》的淡泊高洁、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忧乐情怀、周敦颐《爱莲说》的君子之喻，皆寥寥数百字，却字字珠玑，意境悠远。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童真况味、朱自清《背影》的深沉父爱、余光中《听听那冷雨》的乡愁缭绕、贾平凹《丑石》的哲理思辨，也多为两千字左右的精品佳作。笔者自身创作，亦多以短文为多，其中《永远的常香玉》《痛苦的孩子只有泪水》《最美的花朵》《天使的眼睛》4篇散文，均是2000字左右的作品，分别在《文艺报》《中华散文》《光明日报》刊发，其中《最美的花朵》被列入某中学期末考试题。《天使的眼睛》被《海外文摘》转载，并入选2016年《中国散文排行榜》。

但这并不意味着唯有写短才是散文的专利。也有数十万字的长篇散文，以其深刻的内涵和精湛的语言艺术，在散文百花园中绽放出自己独特的风采。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在荒芜园景中叩问生死、救赎灵魂；彭学明的《娘》深情回望，以长篇画卷描绘母亲坚韧伟大的一生；北雁的《洱海笔记》以博物学家的眼光，细密记录生态变迁与人文交融；阿来的《大地的阶梯》用恢弘笔触，展现藏地山川与文化的厚重层叠。这些作品通过对生命、人性、生态、地理的深度挖掘，均在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从近年来全国报刊及故乡党报《安康日报》均多次刊登长篇散文来看，文坛对长篇散文的接纳度明显提升。上万字乃至数万字的作品，以其深厚内涵与独特魅力赢得文学界的一致好评。笔者创作的几篇长篇散文也是万字以上的作品，其中3篇拙作被《安康日报》连载。

散文篇幅的长短，实则是不同表达需求与艺术追求的体现，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短散文的优势在于能够以简洁凝练的语言，在有限的篇幅内用精准的文字构建意境、抒发情感、传递哲思，给人以心灵的触动和思想的启迪。又因写作周期短，用稿平台多，发表概率大，深受散文作者喜爱。现在许多报刊以发3000字以下的短散文为主，无疑给写短散文的作者提供了更多发表作品的机会。同时，短散文也能满足读者短时间内的阅读需求，人们在茶余饭后，阅读一篇短散文，既无需花费过多时间，又能获得文学的滋养，可谓一举两得。

长散文也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当作者需要剖析复杂的社会现象、追溯漫长的生命历程、构建宏阔的文化图景、描绘多维度的人物群像时，没有足够的篇幅很难做到全面而深入的表达，长散文能使作者尽情施展笔墨，达到丰满厚重的效果。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会有一种淋漓尽致的阅读体验，仿佛跟随作者一同经历了一场思想与情感的漫长旅程，获得短章难以企及的沉浸式体验。

从创作的角度来看，短散文和长散文对作者的创作要求各有侧重。创作短散文，因篇幅短小，犹如螺蛳壳里做道场，需要作者具备成熟的语言驾驭能力与提炼能力。每一个字词都需精准到位，每一处表达都要凝练深刻。以最精妙的语言直击核心，在有限的篇幅内实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而长篇散文的创作，除必须具备短散文写作的功底外，还考验着作者的全局把控能力。从结构布局到叙事节奏，从人物塑造到思想表达，都需要精心设计与巧妙安排。在叙述视角的转换、时间线的梳理以及内容的详略处理上，既要避免内容的空洞堆砌，又要防止节奏的拖沓迟缓，在宏大的架构中保持读者的阅读兴趣。可以说，长散文是对作者思想深度、生活积累、艺术功力的全方位检验。

归根结底，散文的灵魂在于其内在的真挚情感、独特感悟、深刻思想与艺术表现力。我们无需为散文强行“增肥”或“瘦身”，而应给予其自由生长的广阔天地。作为创作者，应忠于内心的表达需求，量体裁衣，无论长短，唯求以匠心铸就精品。如果刻意限制篇幅，难免导致内容浅显，缺乏深度；如果有意拉长篇幅，又难免导致结构臃肿，冗长拖沓。唯有打破“以长短论短长”的偏见，才能让散文这片文学园地绽放出更加绚烂的花朵。

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的普及，手机中包罗万象的信息涌入人们的视野，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专门静下心来阅读纯文学作品的时间有限，从这个角度看，短散文似乎更符合当下的阅读趋势，能够满足人们在短时间内获取文学享受的需求。但这并不意味着长散文就会失去市场，对于那些有深度阅读兴趣、愿意花时间沉浸在文学作品中的读者来说，长散文依然有着独特的吸引力。未来，短散文与长散文一定会继续在文学百花园中相互补充，并蒂绽放。

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应摒弃对散文篇幅的偏见，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创作、欣赏不同风格和不同篇幅的散文作品，感受散文所带来的独特魅力。

安澜楼夜话

月下护玉米

宁静

父亲是种玉米的能手，他把种玉米当成了养儿育女的生计。选好的玉米种子，用透风的布袋子盛着，挂在阴凉通风的楼梁上，然后准备营养钵子，牛粪、羊粪发酵，掺和一定比例的腐殖质土，打成玉米窝窝头样的钵子，晾晒在阳光下。一粒一粒的玉米种子丢进钵子里，盖上细土，整整齐齐排列在院头杏树下，淋上水，蒙上塑料薄膜，等待起苗。

白天淋水，晚上揭薄膜，迎天上露水。太阳出来又盖上薄膜，接受阳光温暖的洗礼。周而复始。

一个初月的晚上，我凑近钵子，听到了玉米“窸窣”翻身的动静。这是来自天籁之音。不几天，两片胖乎乎的叶子展开了，看阳光、月光和流云，待出征大地。

用营养钵子种下的玉米，一般是旱涝保收的。

我家的晚秋玉米丰收了，一杆一杆的玉米上，挂着两三穗绿油油的玉米棒子，吐出红缨般的嫩胡须，在秋风中飘来飘去。父亲说，玉米穗子开始灌浆了，秋玉米的丰收在望了。立在地头的父亲，凝望着秋风吹拂的玉米秆，自言自语地说：“今天搭棚子，看玉米。”

玉米灌浆了，就有嫩玉米颗粒了，胡须也就慢慢变黑了。这时候是野兽蚕食玉米的时候了，特别是野猪，相中的一块玉米地，一个晚上就会把全部的玉米撂倒，嫩玉米棒子给啃得稀烂，颗粒无收。玉米是我们的“命”，看住玉米，就是看住全家人的性命。

尖尖岭像一根燃烧的蜡烛，在东南方耸立着，身边的柿树碥，似一位单膝跪地的老者，虔诚地膜拜着尖尖岭。我家的玉米地在尖尖岭和柿树碥垭口之下。在地头，父亲高高地搭了个“人”字形的草棚，作为守护玉米的“哨所”。白天，我在“哨所”站岗放哨。晚上父亲围绕“哨所”，敲锣捶鼓，惊吓野兽。

一个满月的晚上，我们闹腾着陪父亲一起去守玉米，父亲同意了。月亮从大坡梁冒出来，只有少半个月亮。月亮下，我们走，月亮走。一起走到尖尖岭和柿树碥的垭口，整个月亮就罩上了大坡梁的山顶。大坡梁下的稻田、小河、柳林、村庄，齐刷刷地都泡在乳白色的月光中。小河像一条弯弯曲曲的银线，泛着白亮亮的月光，锁住了迷人的村庄。我们下垭口，月亮被尖尖岭挡住了，只见它把淡淡的余晖抛洒过来，把尖尖岭和柿树碥浓浓的黑影子，涂抹得歪歪斜斜，倒在我家的玉米地里。二弟高兴地举起手电筒，照一照东边的垭口，一道弱弱的光柱，与月光会了个面。又晃一晃西边的玉米地，一道利剑般的白光，把我家的玉米地破开一个缝隙。二弟惊奇得嗷嗷直叫。

下到玉米地头，月亮也上了垭口，这时候的月光，是乳白色的轻雾，尖尖岭和柿树碥的黑影，也被月光逼得退去了，摆在眼前的是充满白雾的玉米地。

一切都在月光中。绿的玉米，白的月光，灰的夜空，都在变换着色彩。青纱帐的玉米地，浮着银白的光，给人一种似玉非玉、似翠非翠的感觉，倒是那密密麻麻飞蹿在玉米地上的萤火虫，明明灭灭，给月明星稀的夜空，平添了无数的星星。

我们在草棚边燃起了篝火。火光舔着月光，月光吻着火光。火光月光一起照亮玉米地，照亮了一块秋天朦胧的版画。

野猪是保护动物，我们只能惊吓它们。二弟举起铜锣，对着月亮猛敲一气，“哐！哐！哐！”月亮也被敲得颤抖起来了，月辉更亮了。

三弟提起皮鼓，对着篝火狠砸一会儿，“咚！咚！咚！”篝火也笑开了，笑得歪歪斜斜，映红半块玉米地。

大妹子和二妹子一起唱着“月亮走，我也走，一起走到大河口”的山歌，玉米也开心了，一阵风来，“哗哗啦啦”拍着手，刚好有几只夜行大雁从头顶飞过，“嘎！嘎！嘎！”来了几声合奏。

父亲不时地给篝火添柴，总有密密麻麻、“噼噼剥剥”的火星跳起来，飘飘忽忽，融化在月光里。

父亲找来几棵嫩玉米棒子，连同绿壳一起放在篝火中烧，不一会儿，哧哧冒烟了，玉米的香甜味冒飞出来，风一摇，香甜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地窜，引得三弟撵着香味嗅，惹得大妹子咯咯笑。

我们一人得到一穗玉米棒子。炸开花的玉米棒子，这是秋天最美的味道，香香甜甜，我们一粒一粒地剥开，一粒一粒地吃，大地的精华滋润着我们的灵魂。

“咚！”突然响起了一声雷鸣，原来调皮的二弟点燃一个“地蹦子”火炮，投向玉米地。随着一声巨响，腾起一团灿烂的星光，之后，玉米地里响起了“哗啦啦”的逃遁声，朝着远处去了。